



世纪前沿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美] 克里斯托弗·拉什 著

Christopher Lasch

丁黎明 译

真实与惟一的天堂

进步及其评论家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真实与惟一的天堂

进步及其评论家

〔美〕克里斯托弗·拉什 著 丁黎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实与惟一的天堂/(美)拉什(Lasch, C.)著;丁
黎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ISBN 978-7-208-06888-9

I. 真... II. ①拉... ②丁... III. 社会科学—思想
史—研究—美国 IV. C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477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陈学晶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真实与惟一的天堂:进步及其评论家

[美] 克里斯托弗·拉什 著
丁黎明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39
插 页 4
字 数 487,000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888-9/B·570
定 价 50.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

真实与惟一的天堂
进步及其评论家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序言/1

导言：左派与右派的退化/6

当前的状态/6

限制：严禁的话题/7

不满者的形成/9

机遇的国家：一位家长之见/16

未来的政党及其与“美国中产阶级”之争/19

新兴右派的福地/22

对进步观念的复议/25

一种世俗的宗教？ /25

信仰进步作为医治绝望的良药/26

驳“凡俗化论题” /29

进步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32

天意与运气，优雅与美德/33

亚当·斯密的欲望复原/36

斯密对“普遍安全与幸福”的疑虑/40

教化过的欲望/42

亨利·乔治论进步与贫困/47

不显眼的消费，“最高级机器” /52

凯恩斯理论对节俭的批判/56

乐观还是希望/62

怀旧：回忆的退位/67

回忆还是怀旧？ /67

历史化和大众化的田园文学敏感性/68

童年之形象：从感激到感伤/71

美国西部，国家之童年/77

从孤独的猎人到男子汉/82

乡村牧歌：“匹兹堡”的景致/85

怀旧的别名：20年代/90

历史作为文化时尚的一种行进/95

政治化的怀旧/98

凝固的往事/103

社会学传统与社区观念/106

世界大同主义与启蒙运动/106

启蒙运动对特殊主义的批评/109

对启蒙运动的反应：伯克为偏见的辩护/112

行动、举止与“社会”发现/118

与文明抗衡的文化/120

礼俗社会的痛苦/123

对社会学传统的道德矛盾心理/128

马克思主义，未来的政党/132

历史必然的结构/137

“现代化”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141

现代化理论的最后庇护所/145

反对“进步”的人民党运动/151

当前的展望：进步还是灾难？ /151

公民人道主义的发现/153

近代历史著述中的公民传统/155

托马斯·潘恩：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 /159

威廉·科贝特与“文件制度”	163
奥雷斯蒂斯·布朗森以及政治与宗教的离异	167
布朗森对慈善事业的抨击	172
洛克派自由主义：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177
早期对于工资劳动的反对	184
接受工资劳动及其含义	187
新劳工史与工匠的再发现	190
工匠与创新	192
农耕人民党主义：生产者最后的立场	197
19世纪人民党主义的精髓	202
“没有回答只有回音”：这个世界不足为奇	206
卡莱尔衣裳哲学	206
作为社会批评的加尔文主义	210
清教徒的美德	213
“健康的人并不了解他们的健康状态”	217
卡莱尔与预言传统	219
对卡莱尔的政治和文学曲解	221
同时代人眼中的爱默生：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和“预言家”	224
爱默生思想的清教徒背景：乔纳森·爱德华兹与“赞成”神学	227
爱德华兹论真正的美德	231
反对加尔文教派的“道德根据”	237
爱默生论命运	241
“论补偿”：生产者主义的神学	246
平民论者——爱默生	251
美德，“真正的激情”	254
寻找职业的美德	258
理想主义在镀金时代黯然失色	261

- 威廉·詹姆斯：最后的清教徒？ /263
- 惊奇的哲学/265
- 艺术与科学：新的信仰/268
- 圣徒艰辛的生活/272
- 迷信还是干燥？ /274
- 工团主义者的时机：阶级斗争与工人管理作为所有权和战争的道德等
价物/278
- 追逐“纯粹的刺激” /278
- 詹姆斯论道德等价物/282
- 索雷尔对于进步的抨击/286
- “悲观主义”的情形/290
- 战争作为抵制怨恨的纪律/292
- 宗派主义者的困境/294
- 工资奴役与“奴性的国家”：G. D. H. 科尔与基尔特社会主义/299
- 工团主义与集体主义和解的尝试/302
- 从工人管理到“社区”：社会民主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吸收/306
- “进步”时代社会思想中的劳动与忠诚/312
- 进步与社会民主对美国工团主义的批判/312
- 革命的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威廉·英格利希·沃林之例/315
- 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与知识分子：一见钟情/319
- 赫伯特·克罗利论“产业自治” /323
- 沃尔特·韦尔正统的进步主义：消费者的民主政治/325
- 文化民主化的竞争视角/327
- 范·威克·布鲁克斯与寻求“温和的中间立场” /331
- 移民之争：同化还是文化多元？ /335
- 罗伊斯的忠诚哲学/338

战后对进步主义的逆反情绪/342
 李普曼对美德的告别/346
 杜威对李普曼的回答：太少太迟/349

抵制怨恨的精神纪律/352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论基督神话/352
 特殊主义的美德/356
 “社会冲突无止境的循环”与如何破解/359
 尼布尔对变性的、偏离的自由主义的质疑/362
 尼布尔之后的自由现实主义：对部落主义的批判/365
 马丁·路德·金与尼布尔的遭遇/369
 不带乐观主义的希望/373
 民权运动的本土起因/375
 北方民权运动的瓦解/381
 从民权到社会民主主义/384
 怨恨与赔偿的政治/389

开明的少数派政治/39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对公众的感受/394
 丑陋的美国/398
 空洞的与相关的社会批判/403
 作为社会批判的社会学：对专家的崇拜/406
 专家与演说者：瑟曼·阿诺德的“人类学的”讽刺文学/411
 管理革命的“马基雅维里”/417
 从讽刺文学到社会病理学：冈纳·缪尔达尔论“美国的尴尬”/421
 权威人格的发现/427
 政治作为疗法/431
 自由主义对于人民党主义的批评/436

真实与惟一的天堂

人民党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权力主义/441

受教育的褊狭/447

肯尼迪之后的卡米洛特：奥斯瓦尔德作为普通人/449

右翼人民党主义以及对自由主义的反感/457

“白人的强烈反响”/457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459

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下层的汇聚/463

中产阶级下层的限制伦理与堕胎的辩论/467

文化阶级的论战/472

种族政治：波士顿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童的风波/476

“人民党主义”与新右翼/485

新阶级理论及其历史前因/489

新保守主义论新阶级/492

新阶级的“放纵”还是资本主义的用户至上？/497

左翼眼中的新阶级/502

一个普遍阶级？/506

反对进步的人民党主义/509

文献综述/513

译名对照表/573

序 言

这项调查始于一个简单的带有迷惑性的问题。面对着大量的可望用来断然驳倒进步观念的证据，严肃认真的人们居然继续信仰进步，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在一个充满灾难的世纪中，坚持着一种对进步的信仰。寻求这一答案的尝试将我带回到了18世纪，当时现代自由主义的创始者们开始争论：人类由于贪得无厌而必须无限地扩张生产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贪求无厌的欲望，原本被指责为一种令人挫折、苦恼和精神恍惚的根源，却被视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力激素。如同亚当·斯密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轻视这种想要的比我们实际需求更多的倾向性，他们认为各个社会的需求不尽相同，文明社会的男男女女比起原始人就要有更多的需要才足以使他们感到舒适，而对他们舒适和便利标准的不断重新定义将导致生产的改进和财富的普遍增加。这种将奢侈品变成必需品的转换是无法预测到尽头的。人们享受的舒适越多，期盼的也就越多。需求的这种弹性似乎给了英美人的进步观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基础将不会被后来所发生的事件动摇，即便是20世纪发生的全球性的战争。那些战争确实实地为经济的发展输入了更多的活力。

设想我们的生活水平（就该词的最广义而言）将经历一种稳定的改善，那么这种设想不仅粉饰了我们对过去的看法，而且也粉饰着我们对未来的看法。这就产生了一种怀念，怀念过去的简朴——进步意识形态的另一面。怀旧，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记忆过去的事情，而应更确切地理解为一种记忆的退位。正如大卫·洛温索(David Lowenthal)所言，它把过去变成了异国他乡。它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的种种连接。无

论是通俗文化还是学术性的社会学，怀旧的态度深深地隐含于二者之中。它往往会以各种抽象的类型学取代了历史的分析——“传统”和“现代”社会、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总是干扰着我们以某种想像将我们的过去重新构建或妨碍着我们冷静地评估我们的前景。既然我们开始明白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种种限制，我们就必须对这种进步观念予以彻底的批判。然而，用怀旧的眼光看待过去并没有为那种评判提供素材。它仅给了我们一个进步的镜像，一个历史的单维观点。在这样的观点中，渴望的悲观主义和某种宿命的乐观主义便是惟一的参照要点，它仅给了我们一种建立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和那些组织严密的社团之间的对比上的对进步的批判。那些社团，正如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在他对 17 世纪英国的研究中形容的那样，代表着“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

这种进步观念以及与其相伴的共产主义者的相对观点总愚着一种投机，即寻找进步的得与失的平衡，并在可以理解的意义上保持整个交易的矛盾性。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撇开这种非决定性的辩论，置疑那些优势种类并使我们能够理解怀旧与回忆、乐观与希望之间的差异。对这种流行观点的日益不满导致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开始考察共和主义或人文主义的大西洋传统，就历史而言，这是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的竞争者。学者们揭示：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只有遭遇强劲的反对才盛行，而最终的胜利却离预料中的结局相去甚远；而且共和传统完好地延续到了 19 世纪，以弘扬一种根本上不同于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良好社会理想。

19 世纪人民党主义或私有民主，广义上理解为社会思想的一个团体，这种思想指责那种无限地追求更多更好的物质的欲望并且不信仰所谓的“进步”，倘若他们带来的仅仅是越来越精细的分工。我对他们的讨论是建立在 J. G. A. 波科克(J. G. A. Pocock)、戈登·伍德(Gordon Wood)以及其他共和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之上。不过，我的论点是：美德概念，这一曾在 19 世纪对“进步”的批评起到了如此重要

作用的概念，并不是单从共和主义衍生而来的。近来的学问，大多有感于一种重新唤醒公民义务感并且反击那种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可获得的个人主义的希望，而忽视了更具有活力的美德概念，这一概念曾在某些激进的新教变种中有清楚的表述。对于一个像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那样的清教徒，“美德”并不是指对公共利益的无私奉献，而是指那种归根到底发自宇宙创建者的勇气、活力以及赋予生命的力量。弥尔顿把美德与上帝赠与人类的祝福和人类对生命的认可两者联系起来。人类感激上苍赋予我们生命而非对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塑造人生的力量的一种挑战。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也同样认为感恩包含着一种人类对更高能力的依靠的认可。对于爱德华兹，忘恩——拒绝承认人类能力的极限，奢望获得上帝般的知识和能力——成了美德的对立面和原罪之本。

在19世纪，人类独创性的进步似乎曾经一度允诺了战胜命运的决定性胜利。当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这些近代的非加尔文神学的加尔文教徒们，就曾提醒他们的读者人类支配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争辩：实际上，战胜命运只能靠“奇迹”，而美德则靠的是心存感激地接受一个并非完全为人类享乐而创造的世界。在我看来，他们对人类种种局限性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民党主义对“进步”的批评有共同之处，尽管它是用哲学术语而不是政治术语来表达。爱默生的“补偿”原则可以理解为对“自然增值”的种种道德暗示的一种探索。蔑视命运，正如爱默生所见，就等于一种逃税行为、一种不劳而获的企图——随心所欲逃避职责；爱默生和卡莱尔再次肯定了远古人们的智慧，凭借着这点，过分的欲望必将招致报应，即矫正性和补偿性的惩罚。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对所谓“再生”型宗教体验的深刻分析中解释了“新教神学与心灵结构的绝妙调和”。对于再生者，失败和失望仅仅是体验希望和奇迹的序幕。他比爱默生或卡莱尔更加怀疑那种自我放弃的道德智慧。他赞同他们的观点：精神“干燥”(如他

所形容的)给现代世界带来的危险要大于宗教狂热、迷信和褊狭——这即是那些人的“妖怪”，他们以为进步应该使人类成熟到了不再幼稚地需求宗教。到20世纪初，有关卡莱尔、爱默生和詹姆斯等人曾清晰论述的进步所产生的种种疑虑令许多其他人感到困扰。他们认为工会组织主义不仅是所有权早期形式的道德等价物，而且也是维持一种超人的生活观念的政治行为的惟一形式。

许多重新出现的主题向此类进步意识形态的反对派发出了信息：我已经在努力从一种为“社团”的衰落而发出的更为熟悉的哀悼中恢复并区别出来。那些与财产所有权相关的种种责任行为方式、那种沉浸于某件吸引所有人的作品中的忘我、那种物质享受将熄灭对美好生活更加苛求的理想危险，还有那种将幸福对于人类并非生来享福的认可的依赖，这些当务之急，无论是分别地还是各种组合地，再次出现在索雷尔的工会组织主义的译本中，出现在G. D. H. 科尔(G. D. H. Cole)和其他人提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中，出现在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的“忠诚哲学”中和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对“抵制怨恨的精神纪律”的解释中以及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中。这些思想家彼此间和与他们的先辈们所分享的是一种对于限制的理解——那条贯穿于以下叙述中的主线。以各种形式展开对限制观念的探讨能够使我们重新构建一种并不像感性那样的理性传统，一种与现代生活的优势潮流背道而驰但即便在今天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传统。

也许，这种传统在大多情况下只是被描述为小资产阶级的敏感性——在大思想家那里，很难如此认同，只是因为我们指望大思想家们加入到对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普遍厌恶中。我以为这些特别的思想家体现了中产阶级下层的良知，表达了它特有的关注，批判了它嫉妒、怨恨和奴态的典型恶习。尽管存在那些恶习，小资产阶级的道德保守主义、平等主义及其对手艺的尊重和对忠诚价值的理解以及对怨恨的道德诱惑力的抗争都是进步批评家们向来依赖的素材，假如他们想抱成一团对统治地位的正统发出一致性的挑战的话。